

二刀記

文·朱乾

本篇的標題，「二刀記」，不是記兩把刀的故事，而是敘述兩次開刀手術的記錄。

民國三十二年〈一九四三〉秋間，我從合川國立二中高中部畢業，考進北碚國立江蘇醫學院醫學系就讀，當時該系的稱謂是醫本科。我在就讀期間曾經接受過兩次開刀的手術：一次是在寒假中，割包皮；另一次是在暑假中，割扁桃腺。這兩次手術都是在醫學院附設的醫院中進行，因為我是醫學院的學生，所以一切都是免費。

兩次的手術雖小，但卻是都在人體重要的部位，一次是命根子，另一次則是在咽喉重地，尤其是前者，應該說是：手術雖小，可以喻大，因為，這項手術的來歷，有著長久的歷史淵源。在中古時代，猶太民族之中，有一項重要的禮節，稱之為「割禮」。根據「辭海」的解釋：「割禮CIRCUMCISION，是謂割去陽物之前皮，猶太教定之為一種禮節，徒眾應於受教時，皆行之」，其目的是在保持民族子孫之繁衍，是一種集體奉行之禮節。如今，已經沒有再聽說這種儀節了，只保留了一部份，必須要修正的手術而已。扁桃腺則是一種腺體，簡言之，就是兩個小肉塊，位於咽喉兩邊，真可謂是咽喉要地，但是，因為是生在口內，隱藏的地方，因此，手術的施行，也就相對的增加了困難度。

寒假中，我到附院去進行第一次手術，在進入開刀房以後，躺上手術床，護士小姐就把我的左右手用繃帶固定在兩旁的欄桿上，目的是在防止病人盲動，可是，如此一來，就讓病人看起來好像是一頭待宰的羔羊一樣，十分可憐相，手術進行得很順利，不到一個小時，麻醉、施術、縫合，即已完成，把我推到病房休息。當時，為我施行治療手術者，是馬允平醫師。

暑假裡，我又到附院去進行第二次開刀手術，割扁桃腺，這次可是沒有上次那樣的簡單了。原先，我去附院看病是因為時常感冒和打噴嚏，我找的一位醫師是蘇醫畢業的學長曾瀛醫師。曾醫師給我檢查以後說，你先洗洗鼻子吧，我說好。後來才知道，洗鼻子也是一種相當可怕的手術，用一隻比筷子略細的一種針

二刀記



頭，先點麻藥，然後再將針頭用力穿刺進入鼻竇裡，將其中濃痰抽出，再注入藥水，我只洗了一次就叫停。曾醫師繼後就說，那麼你就把扁桃腺割掉好了。其實，他是在累積他個人的手術經驗，因為，他對我說，本來，同學住院只能住三等病房，現在沒空，我就特別讓你住二等，可見得他是有著求作心切的願望，我也不知厲害，冒然答允。

手術的當天，在手術室裡，我坐在曾醫師的對面，用一種特殊的醫療器材，鋼絲手槍，先打八針麻藥，喉嚨左右各打四針，都是自己張口承受，然後，用手槍內的鋼絲勒斷扁桃腺，先割左邊的一個。不料，手術的進行並不順利，疼倒不疼，只是有點嚇人，手槍和鋼絲在我的嘴裡與牙齒相碰，叮噠作響，試了多次，就是勒不斷扁桃腺。曾醫師急得滿頭大汗，我也只好悶不作聲，最後，總算是將左邊的一塊先割除了。曾醫師說，我們大家休息一下吧，這正好像是一個殺頭的人，只殺了一半，劊子手卻說，咱們來休息一下吧，真正是令人哭笑不得。最後，終於完成了全部手術，把我推到病房去休息。

住進病房，好像手術已經結束，其實，真正的緊張時刻才正式開始，因為，開刀是有傷口的，傷口會流血，一般的開刀，都是用紗布繃帶包紮傷口來止血，喉嚨裡可是無法包紮，只好聽天由命，讓其自然發展，凝結傷口，恢復正常，但是，根據醫療界的記錄，有極少數的病人，傷口無法自然凝結，流血不止，終至喪命。下面所說的，就是一個例證。

我有一位好友，我和他們夫婦都很熟悉，他們的小兒子，才九歲，念小學，聰明伶俐，人見人愛，父親因為時常要出外工作，不放心家中孩子生病，不知道是聽了何人的建議，要到醫院去割除扁桃腺，以免發炎，招致後患，結果竟然是，術後流血不止，喪失了可貴的小生命。夫婦兩人傷痛若絕，我去探視他們，簡直是到了無以自遣的地步，最後，終於做出了一樁傻事。據他自己說，當日，因為要哄他上醫院，曾經答允他，要帶他去看電影，如今人已去了，這個願還是要還，於是，兩夫婦買了三張萬國大戲院的電影票，帶了兒子的放大照片去還願，電影演到中途，兩夫婦放聲大哭，驚動全場，開燈一看，原來如此，當日竟成了轟動社會的大新聞，這就是一樁因為扁桃腺開刀而喪命的真實故事。

還好，我在割除了扁桃腺以後，沒有出什麼問題，可是，一動完手術以後，醫師就立刻緊張起來，頻頻地，每隔半個小時，就來病房探視一次，主要的是要觀察病人傷口出血的情況，漸漸地穩定下來，血已止住，才讓醫師放下心來。最後，一切恢復

正常，但是，對我來說，感冒噴嚏，依然如故，因此，我才說，成效如何，莫衷一是，有的醫師說，天生腺體，必有作用，有的醫師認為有如盲腸，早去為宜，如果是要我來做一個結論，那就是：一切以不動為宜。

以上，是我在蘇醫一年之中，開刀兩次的記錄，另外，有一次特殊的際遇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直到如今。雖然我曾經參觀過世界各地著名的美術館，但是，總覺得不如這次難得一見的，偶然際遇，這次的際遇也是發生在蘇醫附院之中。

某次，偶因風寒，前往蘇醫附院求診，掛號以後，坐於候診室內，等候護士叫號，才能進入看診室。在進入看診室後，才發現，已有一位女病人在問診中，當時的醫院設備簡陋，不像現在的醫院一樣，看診室中有隔離帷幕，就只能讓醫師與所有的病人們同處一室。當我進入看診室時，正好是前一位女病人已經完成了問診階段，正要進入聽診階段的時候，這位女病人是一位生得眉目姣好，身材苗條的妙齡少婦，似乎是醫師所熟悉的常客，身穿一件黑色短袖香雲紗旗袍，就在這個時刻，女病人忽然解開了領口上的鈕扣，用雙手把貼身的旗袍從肩膀上拉下來，一直褪到腰部，如此一來，整個的上半身就完全地袒露出來了，剎那之間，眼睛一亮，皓體畢呈，玲瓏有緻，加以黑白相映，真是美到極點。醫師對我望了一眼，但是，我是護士叫號進來的，並非自行闖入，所以也是無話可說。看起來女病人似乎早有準備，旗袍之內，空無一物，好讓醫師便於聽診，醫師就在她的前胸和後背仔細地聽診了一會兒，然後，讓她拉上旗袍，恢復原狀。就在這短短的幾分鐘內，驚鴻一瞥，正好像是看到了一座，真人的「維納斯」女神像，體態輕盈，令人讚賞。至於這位女病人，卻是神情自然，旁若無人，稱謝以後，從容離去。這種情景，在醫師眼中看來，真是司空見慣，略不在意，但在一般人的眼裡看起來就會有點大驚小怪了。

總之，這次的現場真是難得一見的際遇，憑心而論，實在是娛目娛心，別無他念，正如孔老夫子給詩經所作的評語：「思無邪」。

江蘇醫學院已然走入歷史，蘇醫附院也已不復存在，只有蘇醫人，依然在無可奈何的失落感之中，去追尋那些令人難以忘懷的，深刻的回憶。友聲